

在高校教学的历练中求生

从根本上讲，高校教学需要我们从上述那种混乱无序、歧路纷呈的体验中谋求生存之道。由于本书主要是讨论实践中的问题，因此，在一开始就肯定生存的关键性十分重要。你可能觉得把心思集中在生存的需要上显得自私和自恋，还会使自己的情感能量偏离原先的焦点——你的学生。关注个人自身的生存似乎同众多高校教师所珍视的那种人文关怀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情感投入背道而驰。然而高校教学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大了，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尽力把它们减小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程度才行。

高校教师通常要面对五种危险：油尽灯枯；被炒鱿鱼；被钉死在虚幻的完美主义的十字架上；做一名徒劳无益的殉道者；成为愤世嫉俗悲观主义的牺牲品，不相信自己能对学生的一生有任何影响。倘若你不把自己的生存看得至少和培养学生一样重要，你早晚都会成为这五种危险之一的牺牲品。而一旦你熬得油尽灯枯，或被炒了鱿鱼，或被钉在十字架上，或徒劳无益地牺牲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对你的影响力悲观绝望，那你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是你的学生了。因此，关注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生存之道并不是什么自恋的自负想法；对你和你的学生而言，这是最基本的需求。

认真关注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生存之道，这样做的好处非常之多。你更有可能经历课堂生活的低谷而不气馁。你或许更能经受住这样的心理落差——有时你一心期待着学生的感激，结果却迎来了他们愤怒怨恨的言辞。你的定位使你更容易承认，对于一切优秀教学的核心内容——实验而言，失败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当结束了沮丧失望的一天回到家里，你可以对自己说：“风水轮流转嘛，有时候你吃熊，有时候熊吃你。”是坚忍地接受课堂生活的不可预料和变化无常，还是重新构想今后要走的道路来激励自己——在这两者之间你更有可能找到平衡。也许最重要的是，你能在晚上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了。接下来的篇章里将要论述对生存之道的一些感悟；也许你对自己的表现还有一些不必要的焦虑，但我希望，通过思索下面的内容，这些焦虑的源头会被消灭掉，你会更加坚信自己努力的价值。

切勿曲解不佳评价。让自己的实践接受评价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大家对此也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害怕。尤其是费了很大力气而学生的评价却不佳，

这肯定会让你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无奈。我们可以把上级或同事的不佳评价当作他们嫉妒的产物而置之不理，可是来自学生的不佳评价却不能不放在心上。教师们收到学生评价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贬低他们努力的评价上（即使这类评价只占少数），而忽略了其他学生对他们的称赞。许多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混合了完美主义和受虐倾向的奇怪心理，致使他们对那些批评意见过度信赖，而对赞扬他们的意见却不肯置信。我们似乎在对自己说：“那些贬低我们的人分析问题的洞察力要高人一筹；而那些表扬我们的人显然是太天真了，缺乏批判的眼光。”我们之所以不信任这些感激我们心血的学生，可能是为了不让自己过分热衷于寻求学生的肯定——这原是一种可敬的想法，然而有时候我们却矫枉过正了。

在判断自己的工作成功与否时，教师常常在学生表示满意和优秀的教学之间划上等号。我们以为，要是学生对我们满意就说明我们干得不错，学生不满意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这是个根本性的误解，并且十分危险。诚然，学生对发生的事不满可能预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情况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每当从学生那里收到不良评价，在你的士气跌入低谷之前先想一想下面这条见识：许多学习者，就像第4章里将会指出的那样，把那些令他们深感痛苦甚至遍体鳞伤的学习经历看成最有意义、最能改造人的片段。但作为这类片断的直接后果——绝大多数评价正是那时候产生的——学生很可能把怨恨和愤怒的矛头对准心目中这一切痛苦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你，他们的老师。

因此，当学生对你的教学成果评价不佳时，别忘了这也许正表示你的所作所为很有价值而不是相反。它可能意味着你让学生做的事很有意义，只不过就个人感受而言令他们颇为苦恼。比方说，你也许要求学生细察那些隐藏在他们思想行为之下、未加辨别就想当然地接受了观念（这个过程总是艰难而烦人的），而不是任凭他们缩在舒适但却局限人的模式里。这么做的时候，学生可不太会来感激你。你也许要学生试着培养一种新技巧——例如建议他们更具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思想，或是要求惯于发号施令的小组成员学会仔细倾听其他组员的意见——尽管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技巧。就算你确信学点新而难的东西从长远来说对学生最为有益，你也得预见到，学生的怨恨将会和你的信念同样强大。

作为教师，你行动的意义往往要在教学活动结束很久之后才会为学生所认

识。在某个特定的学习片段结束时，学生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学到的技巧、掌握的知识或是得到的体会跟他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你极力想要说服他们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他们才发现那个学习片段的意义在所处的环境中清晰了起来。然而，当初要求他们评价这个片段的用处时（这也含蓄地暗示着你的教学质量），他们也许还无从判断这些技巧或体会将会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适应和理解日后的处境。

警惕完美教师的神话。那些满怀热情地关注自己实践的老师们很容易被模范教师的角色榜样所迷住。这个榜样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行为和个性特点这两者间绝对平衡的结合。在人们眼里，完美的教师是由三分之一的菲尔·唐纳休或奥普拉·温弗雷，三分之一的特德·考佩尔或裘迪·伍德拉芙以及三分之一的戴维·莱特曼或莉莉·托姆林融合而成的。换言之，他们把理想中的教师看作是人文关怀（唐纳休和温弗雷）、批判性提问（考佩尔和伍德拉芙）和敏锐得体的幽默（莱特曼和托姆林）这三种素质的集大成者。倘若你认同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幻象，那么只差一步之遥你就会相信，实现这个幻象就会使你成为一名好老师。你开始问自己，今天我把人文关怀、批判性的提问和机智幽默融合得怎么样？而不是问自己那个更重要的问题：今天我帮助大家学得怎么样？

不顾其余、一心盯着典范化和理想化了的角色榜样，这种做法会把你打入教学的炼狱，那儿只有实现不了的雄心。由于你不可能总是在各种令人赞赏的行为特征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你很容易就会遭到无法摆脱的负疚感的折磨。在你的想象中凡事都可以求得完美，而你也许就此把自己钉在这个完美主义的十字架上，用你教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来哀悼自己未能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通常令教师们觉得必须效仿的那一类教学都是极富感召力的。所谓富于感召力的教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种精力充沛的表演家，能把听众掌握在手心里，有他们在场时，学生总是听得心醉神迷、深受鼓舞。像这样杰出的表演家经常获得年度教师奖，人们很容易会想，要想教得好就得模仿他们。

然而，尽管有很多教师缺乏在公众场合挥洒自如的能力——或许也正是因为是这样——他们却能有效地帮助学习者。太有公众魅力的教师反而会让一些学生感到胆怯。他们对课目了如指掌，又能无懈可击地展示一整套的技巧，这也许会让觉得自己的能力跟那种理想境界相比差得太远了，再学下去也是白费功

夫。但要是他们的老师在公众场合并不那么得心应手，而是更适合与小组或个人合作，同样的一批学生却可能会表现得十分积极。

就其本身而言，富有感召力的教学无论如何都不是坏事。危险在于这种形式的教学往往被视为优秀教学的全部。尽管这种教学在某些情形下对某些人很管用，但它毕竟只是许多种教学方式的其中之一，还有其他更注重学生个人、更放松的方式也同样有效；谨记这一点会对你很有用，在你没能赢得年度教师奖，或者当你不能把心目中那些优秀大学教师的标志性特征完美地融于一身时，它能使你完好地保住自尊。

切勿把学业成绩与教学技巧混为一谈。眼下到处都流传着一个危险的说法：最好的教师都是当年那些最成功的学习者。照这个说法，那些名牌大学出身、平均成绩 A+ 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毕业于资金短缺的州立大学、平均成绩只有 B 的人更有资格教书。这种荒诞的说法把学业上的成绩和教学专业技能混为一谈，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极力想把教学变成一门面向所有毕业生的职业；它也解释了某些院校的梯级薪水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教师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之后，工资也会随之一级一级往上涨。然而事实上，曾经在学业上苦苦挣扎过的学生成为教师以后，可能更善于理解和帮助那些正在苦苦挣扎着的学生。

当然了，鼓吹教师就应该是教育的失败之作，相信学生考低分、考试不及格、频频被开除学籍或中途退学正预示着他们将来会在教学上卓有成效，这种想法显然是愚蠢的。但是有人没费多大力气就轻松地完成了常规学业，每次都得 A+，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么他也许很难亲身体会到一些学生所经历的焦虑和障碍。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对学生的挣扎最敏感、也最能帮助他们挺过难关的老师，正是那些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挣扎的人。所以说，要是你为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经历过的痛苦和焦虑觉得不好意思，要是你想拿自己跟学术上屡获成功的同事作于己不利的对比，别忘了，在判断你的学生该如何应付困难、你怎么做才对他们最有益时，你的经历会赋予你更敏锐的洞察力。

承认失败是正常的。失败是充满勇气、敢于冒险的教学所特有的。优秀教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随时准备着冒险，尤其是在教学中遇上偶发事件时，冒险脱离预先写好的“剧本”，转而利用这些“适合教学”的瞬间——这类瞬间时常在课堂上出人意料地冒出来，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来随机应变。如果你决定

要冒这样的风险，你必须事先就明确意识到失败的可能性。你凭着灵机一动偏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课提纲和教学活动，这种做法有时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你的学生摸不着头脑，而不是情绪高昂、深受启发。所以你有必要意识到，随时准备试验的精神固然值得称许，但失败也常常随之而来。

有时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似乎十分棘手的困境，但这并非就是说你不能有序、理性地组织教学；要避免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教师们总会不断面对各种痛苦恼人的困境。你可能三天两头遇到这类情况，面前的每一条行动路线最后都通向令你不满甚至无法接受的后果。所有教师都会不时的经历这样的困境，而感受到它们引起的痛苦正表明你对自己行动的后果保持着敏锐的批判性。什么时候你对此不麻不仁了，你真该担心了呢。

现实地看待自己的局限性。最后，对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你必须养成一种现实的态度。最优秀的教师总是一面努力地为实现自己的构想而奋斗，一面又能意识到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事情不可能完全如他们所愿。他们的胸中燃烧着对自己工作价值的强烈信念，然而倘若学生对他们的激情无动于衷，他们也并不会就此一蹶不振。我们都想让所有的学习者来个大变样，让他们把自己和教师之间的互动看成是能改变一生的事，我们都想一丝不差地按照心目中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式教学。然而这些想法真正实现的次数并不多。如果你依据它们实现的程度来评估自己教学的价值，那你最终会被日积月累的失败感压垮。要挺过这一关你就得明白，课堂里你觉得自己有权力随心所欲，可到了课堂外，你的影响力也许会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力量的严格限制。

你还有必要意识到，教学常常就是一系列权衡利弊的行为。仅仅在一堂课上一——更不必说一天之中了——你就得在许多选择中作出决定，而它们都各有利弊，没有哪一种是完全有益的。总有人（有时也包括你自己）会对你所作决定的某些方面不满意。所以千万不要养成这样想的习惯：以为你的选择必须总是受到学生的明确拥护，或者你对自己的决定会百分之百地满意。不管你在权衡时多么敏感多么策略，总有人会对你作出的选择感到生气或失望。

对教师而言，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度日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掂量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尽量预测我们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还得明白没有一种决定——不管它多符合我们的需要——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早晚我们都得问自

己这样的问题：我该对雇主付出多少忠诚，对学生又该付出多少？我怎样才能协调我认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和学生与此相矛盾的要求？我该在一个不听话的组员身上花多少时间而不至于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学习？我怎样才能判断什么时候该脱离教学计划，什么时候该坚持讲课提纲？无论你多么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心里必然会在将来某些时刻闪过阵阵遗憾。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关注自己的生存之道并非就是厚颜无耻或者自恋。它是必不可少的情感支柱，使你每天经历教学中的混乱时，能够赞颂而不是哀叹它的千变万化和不可预测。

——节选自《大学教师的技巧》 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 著
第1章 “教学：一种复杂而又充满激情的体验”